

田园交响曲

La symphonie pastorale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 著 李玉民 译



田园交响曲

La symphonie pastorale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 著 李玉民 译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田园交响曲 / (法) 安德烈·纪德著 ; 李玉民译
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10
ISBN 978-7-5057-4179-9

I. ①田… II. ①安… 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3849号

书名 田园交响曲
著者 [法]安德烈·纪德
译者 李玉民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880×1230毫米 32开
7.25印张 140千字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4179-9
定价 39.8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译本序

在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中，若论哪一位最活跃，最独特，最重要，最喜欢颠覆，最爱惹是生非，最复杂，最多变，从而也最难捉摸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，非安德烈·纪德莫属。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。这座迷宫迷惑了多少评论家，甚至迷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长达三十余年。

这里顺便翻一翻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老账，只为从一个侧面说明纪德为人和为文的复杂性，在他的迷宫里迷途不足为奇。比对一下法国两位文学大师，罗曼·罗兰（1866—1944）和安德烈·纪德（1869—1951），就多少能看出诺奖评委们的疑虑与尴尬。两位作家生卒年代相近，都以等身的著作享誉文坛，虽不好说纪德的分量更重，至少也算是等量齐名。然而，罗曼·罗兰于一九一五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纪德却还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后，直至一九四七年，在他七十八岁的高龄，才荣获这一迟来的奖项，是因其“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——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，以锐敏的心理洞察

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”。

获奖评语涉及的这些作品，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，都已经问世，受到广泛注意，主要有先锋派讽刺小说《帕吕德》（1895）、散文诗《人间食粮》（1897）、冲击传统道德的记述体小说《背德者》（1902）、日记体小说《窄门》（1909）、傻剧《梵蒂冈的地窖》（1914）、日记体小说《田园交响曲》（1919）、前所未见的结构革命的创新小说《伪币制造者》、自传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（1926）……至此，他的“文坛王子”的地位已经确立，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所提到的作品，也都早已问世。可是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还要花上二十多年时间，才写出这样一段评语，总算稍微摸清了纪德的路数。

按照通常的办法，以定格、定势、定型的尺度去衡量，给一个作家下定论，用在纪德身上显然不合适。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，正如他本人所描绘的，就好像变幻莫测的大海：

没有定形的大海……惊涛骇浪向前推涌，波涛前后相随，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，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。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，随即脱离，从不逐浪而去。每个浪头只有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，随即穿越而过，抛下那处海水，继续前进。我的灵魂啊！千万不要依恋任何一种思想！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，绝不要带进天国。

大海的这种动势、变势，可以说贯穿纪德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。抓住瞬间的定形来论述纪德，那么在下一个瞬间，就必定会被抛到后面。因此，研读纪德的作品，就应该顺其势而动，顺其势而变，亦步亦趋，如影随形，这样才有可能辨认纪德错综复杂、变幻不定的足迹，摸清他那迷宫一般的思路。

让我们循着纪德生活与写作的姿态，来阅读纪德的作品吧。

《帕吕德》写于1894年10月，是纪德第一部重要作品，于次年出版，标志着作家纪德的诞生。在这前前后后，青年纪德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纪德出身清教徒家庭，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管教，养成他的叛逆性格。纪德自述：“我的青春一片黑暗，没有尝过大地的盐，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。”纪德没有尝到欢乐，青春就倏忽而逝，这是他要摆脱家庭和传统的第一动因：“我憎恨家庭！那是封闭的窝，关闭的门户！”有母亲在，他既不能真正脱离家庭，也不能同他所爱的表姐玛德莱娜结婚，只好频频出行，游历阿尔及利亚、突尼斯等国。《帕吕德》就是他旅居瑞士时，在孤寂中写成的。

一八九五年，《帕吕德》出版这年，又发生一件大事，纪德的母亲去世。纪德时年二十六岁，终于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。他生活的最大羁绊消失了，思想上又接受了尼采主义的影响，全面扬弃传统的道德观念，宣扬并追求前人所不敢想的独立与自由，于是写出了他的第二部重要作品《人间食粮》。这是他过了青春期焕发的第二个青春，而这久埋多滋润的青春

激情，一直陪伴纪德走完一生，也贯穿他创作的始终。《人间食粮》被誉为“不安的一代人的《圣经》”，是纪德宣泄青春激情、追求快乐的宣言书。这部散文诗充斥着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冲动，记录了本能追求快乐时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；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，给人以原生的质感，具有粗糙、自然、天真、鲜活特性，得到青年一代的认同。著名作莫洛亚就指出：“那么多青少年对《人间食粮》都狂热地崇拜，这种崇拜远远超过文学趣味。”

《帕吕德》就是他在生活和思想发生剧变的这一时期写出来的。这是一本既迷人又奇特的书，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娜塔丽·萨洛特、克洛德·西蒙，以及罗兰·巴特，都把《帕吕德》视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山之作，预告了五十年后兴起的“怀疑时代”和“反小说时期”。贯穿全书的独特的幽默，暗讽当时的生活百态和文坛现象。那片沼泽地象征他的家庭，也直指当时的社会。遵循传统道德的世人，伪造生活还以“完人”自居，演绎着最荒谬的悲剧。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两大流派，象征主义诗人如马拉美等，完全“背向生活”，而天主教派作家，又以一种宗教的情绪憎恨人生，更多的无聊文人则身负使命，极为掩饰生活。总之，在纪德看来，恪守既定人生准则的世人，无不生活在虚假之中。

纪德的文学创作自《帕吕德》始，就坚决摒弃“共同的规则”，绝不重复自己，更不要走上别人的老路，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。因此，他的每部新作，都与世上已有的

作品，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。他的许多作品，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线，究竟是随笔、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叙事，还是别的什么，让批评家无法分类，既是傻剧又是小说，不伦不类。《帕吕德》结构巧妙，自成循环，叙述的多视角、空间的立体和层次感，都是前所未见，尤其“戏中戏”，“景中景”，作者自由往来于现实与虚构之间。这种小说套小说复杂而奇妙的结构，是小说创作的一次革命，到后来他称之为唯一小说的《伪币制造者》，更是发展到极致。像《帕吕德》这样结构的一部作品，是可能写成好几本书的总和。

纪德的第三部重要作品《背德者》出版之后，有一个短篇《浪子归来》值得注意，篇幅很短，但是寓意颇深，几场对话充满禅机。浪子回到父母身边，并非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他还鼓励并帮助小弟离家出走，则别有深意。细细品读，可以进一步认识纪德思想的复杂性。阿尔贝·加缪看了纪德的《浪子归来》，觉得尽善尽美，立即动手改编成剧本，由他执导的劳工剧团搬上舞台。

以《田园交响曲》为终篇，同《背德者》《窄门》组成的三部曲，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九年，历时十六载，记述了追求快乐和幸福的历程，但也是追求快乐和幸福的痛苦历程。在三部曲中，《田园交响曲》篇幅最短，却获得了巨大成功，持续一版再版。截至作者去世时，已发行上百万册，还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，在法国和日本被拍成电影。

《田园交响曲》同另外两部小说一样，是寻求生活快乐而

酿成的悲剧。故事情节并不复杂：一名乡村牧师出于慈悲，不顾妻子的反对，收养一个成为孤儿的盲女，不仅对她关心备至，还极力启发她的心智，引导她逐渐脱离蒙昧状态，领略她看不见的美妙世界。然而，牧师从慈悲之心出发，一步步堕入情网，给妻子儿女造成极大痛苦，却又不敢面对现实，只是一味拿基督教教义为他对盲女的炽烈感情开脱，认为没有任何违禁的成分：“我遍读《福音书》，也没有找到戒律、威胁、禁令……这些都出自圣保罗之口，在基督的话中却找不到。”盲女错把感激之情当成爱情，可是她治好了眼睛才看清，她爱的是儿子雅克而不是于她有恩的父亲；她也看清这种爱无异于犯罪，会给收养她的一家人带来痛苦和不幸。于是，她别无选择，唯求一死，假借采花之机失足落水……

纪德认为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最可靠的向导，就是自己的欲望：“心系四方，无处不家，总受欲望的驱使，走向新的境地……”他那不知疲倦的好奇心化为生生不息的欲望，他同欲望结为终身伴侣。他一生摆脱或放弃了多少东西，包括家庭、友谊、爱情、信念、名誉、地位……独独割舍不掉欲望。一种欲望满足，又萌生新的欲望，“层出不穷地转生”。他行进在旅途上，首先不是寻找歇脚的客店，而是干渴和饥饿感；他也不是奔向哪个目的地，而是前往新的境界：“下一片绿洲更美”，永远是下一个，要见识更美、更新奇的事物，寻求更大的快乐。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，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纪德，还在安排去摩洛哥的旅行计划，可见他的旅途同他的目的地之间，隔

着他的整整一生。他随心所欲，究竟要把读他的人带到哪里呢？读者要抵达他的理想，他的终极目的，就必须跟随他走完一生。

《忒修斯》是纪德最后一部重要作品，是他文学创作的终结之篇，于一九四六年在纽约首次出版。从《帕吕德》到《忒修斯》，这一开一合，一放一收，横跨半个多世纪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纪德的文学创作组成一个大循环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而每部重要作品又自成一个循环：《帕吕德》《人间食粮》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三部曲、《伪币制造者》……直到《忒修斯》，莫不如此。在《帕吕德》中，作者与书中人物于贝尔讨论《帕吕德》的写作，就提出一种“蛋”的概念：

一首诗存在的理由、它的特性、它的由来，难道你就始终一窍不通吗？……对，一本书，于贝尔，像一只蛋那样，是封闭的，充实而光滑的。塞不进去任何东西，连一根大头针也不成，除非硬往里插，那么蛋的形态也就遭到破坏。

蛋不是装满的，生下来就是满的……况且，《帕吕德》已经如此了……这里我守着：因为没有任何人；全排除掉了，我才选了一个题目，就是《帕吕德》，因为我确信没有一个人困顿到这份儿上，非得到我的土地上来干活；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试图用这句话来表达：“我是蒂提尔，孤单一人。”

蛋生下来就是满的，塞不进去任何东西，这是纪德的创作原则，也是生活态度与众最大的不同。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内涵却极其丰富，而且成为纪德终生的坚守：“这里我守着。”参照萨特悼念纪德文章中的一句话，就容易理解了：“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，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。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，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。”

换言之，纪德原原本本经历了（包括心灵的行为）他在作品中讲述的生活；同样，他的作品也原原本本讲述了他所经历（包括心灵的轨迹）的生活。没有作弊，也没有美饰。通过他的作品回顾他的一生，还是用他的一生检验他的作品，两者都达到了惊人的重合。

这便是“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”的结果。这句话所包含的两层意思：一是认定并选择一生的真理，二是以终生实践变成自己认定的人，纪德都圆满实现了，正如他在《忒修斯》结尾所讲的：“我的命运圆满完成。我身后留下了雅典城。我的思想会永生永世住在这里。”

然而，纪德的思想和行为充满矛盾，充满变数，他自己也承认：“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；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，相互辩驳。”“复杂性，我根本不去追寻，它就在我的内心。”明知自身的这种特性，又如何把握自己的一生，“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”呢？以常理看来，这无异于痴人说梦，根本不可能。不可能硬是变成了可能，纪德因而成为独一无二的人。

多样性原本是人类一种深厚的天性，长期受到社会的各种规则、传统习俗的遏制。没有了上帝，人要做真实的自我，选择存在的方式，就生成了无限可能性。这种生活的复杂与他内心的复杂一拍即合。纪德在构思《帕吕德》的时候，就在《日记》中明确表示：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，要时刻迎候我内心的任何欲望，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。纪德自焕发第二次青春起，就给自己定下了人生准则，就是拒绝任何准则。正是这种内心的复杂所决定，纪德面对生活的复杂无须选择，仅仅从欲而为，一一尝试自己的欲望。

上帝死了，人完全获取了自由，取代了上帝空出来的位置，虽然不能全能，却能以全欲来达到上帝全能的高度，无愧于争得的自由。可见，纪德就是从这样的高度，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自己的一生和讲述这一生的创作，形象地提出了“蛋”的概念。“蛋生下来就是满的”，里面装的正是他本人的全欲。这就意味他这一生，一生的创作，完全以自己的激情、欲望为导向，不放过任何可能性，永远探索，永远冒险。

全欲，就意味全方位地体验人生，全方位地思索探求，在追求快乐和幸福的同时，也不惜品尝辛酸和苦涩、失望和惨痛。

全欲，就意味不专，不忠，不定。不专于一种欲望，不忠于一种生存状态，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。

而且，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，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，要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；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，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。全方位的生活姿态，

同多方向的创作理念，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。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，纪德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，不能身体力行的，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，替他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。

纪德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：他那些相反相成、迥然不同的作品，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虽有先后，但大多数是同时酝酿构思的，和他一劳永逸地确定自己的一生同步进行。大约在写《帕吕德》《人间食粮》的同期，纪德的文学创作就有一个总体的设想。就拿他的终结之篇《忒修斯》为例，早在四十年前就定了题目，开始酝酿了。他在《评希腊神话》（1919）一文中，就指出他如何重新表述他最看重的神话传说。四十年后写出来的《忒修斯》，成为一部遗嘱式的作品，读者通过雅典城的创建者忒修斯的人生旅程，可以追寻年已七十六岁高龄的纪德所留下的足迹。

如果说《帕吕德》是纪德文学创作的一个提纲，包含后来众多作品的发端思想，那么所有这些主题，又一股脑儿地出现在《忒修斯》中，就好像夕照的绚丽彩霞，辉映着旭日的灿烂光芒。色调也十分相近：略带调侃的幽默。纪德到了晚年，在《忒修斯》里回顾一生的时候，还难以掩饰二十几岁时的激情：“我就是风，就是波涛。我就是草木，就是飞鸟……我在抚摩女人之前，先抚摩了果实、小树的嫩皮、海边的光滑石子、狗和马的皮毛。见到潘神、宙斯或忒提斯向我展示的一切美妙的东西，我都会勃起。”纪德借忒修斯之口，强调了他始终保持

的冒险精神：“我要安全干什么！要平坦的道路干什么！毫无荣耀的那种安逸，还有舒适、懒惰，我都嗤之以鼻。”他前往雅典，不走安全的海路，偏要绕远，取道凶险的陆路，以考验自己的勇敢。他从大地彻底清除不少暴君、强盗和魔怪，还廓清了天空，“以便让人额头不要垂得那么低，不要那么惧怕意外的事件”。

忒修斯的壮举之一，就是冒着生命危险，进入克里特岛迷宫，杀死牛头怪弥诺陶洛斯，一举把希腊从被迫每年进贡七个童男和七个童女的义务中解放出来。纪德在重新表述这一著名的神话故事的过程中，融入了他先前作品的许多主题，如使命感、进取精神、强烈的好奇心、在满足欲望中寻求快乐等等，尤其是命运、永生这样人类的大题目。代达罗斯所讲的话，集中表达了忒修斯应走的路：

你要创建雅典，让那成为思想统治之地。因此，你经过激烈搏斗获胜之后，无论在迷宫里，还是在阿里阿德涅的怀抱里，都不可久留，继续往前走。要把懒惰视为背叛。直到你的命运达到尽善尽美了，才可以在死亡中寻求安歇。只有超越表面的死亡，由人类的认同再造之后，你才能永世生存。不要停留，往前走，城邦的勇敢的统一者。继续赶路吧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纪德认为，有多少相互敌对的欲望和思

想，共处并存在于我们身上，人有什么权利剥夺这种思想或那种欲念存在呢？要完完全全成为真实的自我，就必须让自身的差异和矛盾，哪怕是难于启齿的行为，都充分地表现出来，绝不可以想方设法去扼杀不协调的声音。他不是要做一个“完人”，而是做一个“完欲”的人。

至少有两次重大的行为，并不很光彩，事先既没有压制欲望，事后也没有粉饰美化，在《忒修斯》中都坦率地讲述出来。忒修斯并不因为阿里阿德涅于他有恩，帮助他杀死牛头怪并逃出迷宫，就肯同她厮守终生。更有甚者，他不但要抛弃阿里阿德涅，还要设计拐走她妹妹淮德拉。他承认：“在女人方面，我总是喜新厌旧，这是我的优势，也是我的弱点。”他要不择手段，说干就干，“我的欲望的声音，战胜了感激的和情理的各种声音。”他制订了周密的劫持计划，中途将“美丽而缠人的阿里阿德涅丢到纳克索斯岛上”，乘船同淮德拉单独回到阿提卡。忒修斯冒险去克里特，吉凶难料，他和父亲埃勾斯——阿提卡国王说好，如果胜利返航，船上就挂白帆。但是他一时疏忽，挂了黑帆，埃勾斯以为是报丧，伤痛之下投海而死。不过，忒修斯扪心自问，难说不是有意那么干，只因埃勾斯服药重返青春，挡了他的路：“他就会阻碍我的前程，而照理每人都应当轮到机会。”

这两次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，是他全欲的组成部分，充分表现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，也是他复杂的生活经历的忠实写照。自不待言，“用情不专”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他在前进

的路上，遇到障碍，会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，甚至不惜得罪法国当局（批评法国殖民政策），惹恼斯大林政权（《访苏归来》）。他丝毫也不后悔，接受自己特立独行所产生的后果，哪怕失去“文坛王子”的桂冠，受到昔日盟友左翼力量的抨击。

纪德的作品，细读起来，随处可见看似简单的词句，却是深藏机锋的妙语。翻开《帕吕德》，信手抄两句：“每当一位哲学家回答你的问题，你就再也弄不明白自己问的是什么了。”“将婚姻变成长时间的爱情学徒期……”“自己决定行动，事先毫无顾忌地决定下来，就可以确信每天早晨不必看天气行事了。”好个“不必看天气行事”，世上能有几人敢口出此言，并且身体力行呢？《忒修斯》篇幅很短，极为凝练，高潮迭起，尤其忒修斯同代达罗斯的对话，忒修斯和俄狄浦斯二人命运的碰撞，击出多么高尚的火花，每次重读，都发人深思。

忒修斯当上国王，不改他的生活方式，同普通百姓一样简朴。他认为富豪权贵的贪得无厌是国家动乱的祸源，于是取缔地方小法庭和议会，全集中到雅典卫城。他还通过平均土地的办法，一下子消除了霸权以及由霸权引起的纷争，在全国公民中，包括穷苦人，实行财富和政治平等，欢迎外地人到雅典定居，并且享有同等权利。

他采取这些措施，促进雅典民富国强，促使人类能有更大的作为，表现出更大的价值。理想国、理想社会，这正是纪德

思想的核心；他的全欲是拿个人做实验，为人类开辟幸福的源泉。《忒修斯》的结尾，留下了纪德的心声：“想想将来的人类也很欣慰；在我之后，人类多亏了我，将承认自己更幸福、更善良，也更自由……我不枉此生。”

李玉民